

# 「管東渠」在廣州及香港

廣州這座英雄城市，有不少紅色遺跡，原中共廣東區委所在地便是其中之一。橫貫東西的文明路自古以來文商並茂，附近的番禺學宮（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）、廣東貢院遺跡、中山大學原址（現為中山圖書館）歷史悠久，人文薈萃。

來到中間一幢樓口，台階上的樓門上方懸掛着「中共廣東區委會舊址」的魏字牌匾，標明廣東的一段紅色史跡——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，由中共廣東支部升格為廣東區委的舊址在此。走上幾級台階，進入當年為商舖的一樓綜合展廳，圖文並茂地展示了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建設、開展國民革命運動、建立統一戰線的史料。據介紹，廣東區委管轄的範圍包括粵桂瓊、閩南、雲貴、香港等地區，黨員人數超九千人，佔全國黨員六分之一。

一九二三年六月，廣東區委協助中共中央選定租用「三大」會址，召開了大會，以及協辦國民黨「一大」的會務，做了大量工作。領導轄區的工運、農運、學運、婦運等革命活動，開展得如火如荼。扶着陡直狹窄的木樓梯篤篤上到二樓，一座深棕色木崗亭赫然在目，正驚詫，管理人員解釋，崗亭一直設在這，這樣目標小，當年來訪者經通報後，方可入內；遇形跡可疑人員，往往被警惕的門衛支走。

樓房內部，回字形通道，淡紅方磚，沿牆四周空間稍寬，用杉木板隔成辦公室。樓與樓間無隔物，樓梯居中，內裏逼仄，簡陋，幽暗，乍一到，如步入迷宮。東側展廳，曾是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所在



## 如是我見 霍無非

地，成立於一九二五年，開整肅黨紀，反腐倡廉的先河。樓梯旁的會議室，一九二四年冬，廣東區委的軍事運動委員會曾在此辦公，後遷至市內萬福路。三樓一色的隔板辦公室，由於年代久遠，縫隙條條。臨街喧吵的一間北屋為區委書記陳延年和秘書的辦公室，曾留下毛澤東、周恩來、鄧中夏、吳玉章等人的音容笑貌。兩側分別是工委、農委、宣傳部、組織部等辦公室，東側南間，採光和通風最好的一間是國光書店經理室，該書店一九二五年成立，起着傳播革命文化的作用，廣東區委主辦的《政治週報》，廣東農協會辦的《廣東農民》、《犁頭》，以及省港罷工委員會出的《工人之路》等紅色刊物，均由這家書店印刷發行。

轉回來，見樓梯直通上鎖的樓頂，得彎着腰上。管理人員說：這是唯一可轉移他處的通道。

霎時，我感受到了廣東區委駐地安全防範的細密周全。尚處在「襁褓」時期的廣東區委，對於擁有重兵的當政軍閥，敵對勢力，好比魚肉對刀俎，稍有不慎，可能招致巨大的損失，因此，保存好自己，以圖大業，當屬頭等大事之一。首先，以「管東渠」（廣東區的諧音）名義註冊登記和對外往來，隱蔽真實的「身份」。其次，以一樓店面打掩護，實施「障眼法」，讓警探摸不著。再次，崗亭門衛設在二樓，目標隱蔽，避免招來懷疑。最後，設立撤離通道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這是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逆境生存發展的成功之道，保存自己，發展壯大，才能消滅敵人。一九二七年，反動派發動了舉世驚駭的「四一二」反共大屠殺，「管東渠」安全轉移香港，免遭滅頂之災，用另一種方式，「喚起工農千百萬，同心幹」。



## 客居人語 姚船

近來，加拿大民眾除了被高通脹、物價飆升困擾外，還有不少突如其來的衝擊也令他們感到不安、氣惱和憂愁。

七月上旬，加國三大電訊巨頭之一的羅渣士（Rogers）突然全線斷網，受影響約一千七百萬用戶，包括政府有關部門、機場、鐵路和各類商家，當然，更多的是小民百姓。整整十九小時，各行各業損失多少？

如今人手一機，尤其是年輕人，倘手機失靈，有如失去靈魂，尋尋覓覓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難怪加國上下，沸沸揚揚，齊聲譴責。

比起斷網更讓國民憤慨的，是醫療系統弊病大爆發。醫護人手短缺，看病不易，等候手術時間太長，原本已是「老、大、難」問題，而兩年多疫情，令情況更加惡化。本來春夏疫情好轉，大家期望醫療問題也能得到改善，但恰好相反，連不少地方的醫院急症室，因不堪負荷，都要暫時關閉，從幾小時到幾天，甚至沒有重開時間表。有一家醫院急症室貼出一條標語：「羅渣士會斷網，急症室也會生病。」言下之意，「病」了就要「休息」

嘛。「病」了的何止是急症室，包括整個醫療系統，問題一籬籠，確實要好好診斷檢查。每日新聞，頻繁的醫療事故觸目驚心。魁省蒙特利爾一位九十一歲婆婆，不慎在陽台跌倒。兒子、媳婦見其骨折，不敢動她，緊急打911叫救護車。結果，等了七個小時，救護車才嫻嫻來遲，而她已返魂無術。眼睜睜看着老人在痛苦掙扎中去世，情何以堪。

紐省聖約翰市一位三十歲華裔男子，患糖尿病，五年來找不到家庭醫生，沒有固定醫療服務，致使病情不斷惡化。近日因缺勤，同事到他獨住的家中，發現他已死去，一條腿已然全部變黑。

其實，就算進了急症室，也不一定能得到及時治療。有在急症室的病人，由於等候時間太長而離世。安省一位七十六歲男子，因閃避電單車，摔倒在地，被送到附近醫院。經檢查後發現大腿骨折，需立即接受手術。但該院設備不足，要轉送較大醫院。結果，他在走廊臨時用塑料布圍起來的「病房」苦臥四天。他憤怒地質問：「這是什麼世紀?！」

聯邦衛生部長近日不得不承認，全國衛生系統出現危機。如何解決，兩級政府卻互相推諉。加拿大號稱福利國家，實行全民醫療，聯邦政府負責部分撥款，具體

由各省自行安排管理。目前醫療系統最大問題是人手不足。長期與疫情搏鬥，醫護人員忙於奔命，精疲力竭。有一間醫院，曾有一名護士在急症室照顧三十名病人。不少護士不堪重負，選擇提早退休或休假。最新民調顯示，近六成護士希望轉行，令「護士荒」情況更趨惡劣。然而，安省執政黨卻限定護士今次加薪只有百分之一，遠低通脹，真是雪上加霜。

溫哥華一位華裔醫生接受訪問時指出，解決加拿大醫療系統問題，除了增加資金投入，還需在醫療架構、人才培訓方面作出重大改革。本土醫生、護士明顯不足，而成千上萬在海外有資格的醫護人員，在加國卻得不到認證，只能轉行或閒置。如何協助這些人重操舊業，恐怕也是解決醫療危機中不可或缺的。

人病了，看醫生；急症室「病」了，靠誰？政府真無旁貸。

# 香村之念



荔枝莊海岸。

作者供圖



## 君子玉言 小杏

離港時未及運走的行李，M兄想辦法寄回一些，其中有一本用衣物小心裹好的畫冊——香港畫家江啟明先生筆下的《香港村落》。又大又重，不惜迢迢千里，我把它當作香港的美好記憶。

四分之三的香港，除了郊野山川，還有大片村落。香港鄉村是「都市裏的村莊」，移步即換，左腳都市，右腳鄉村。主要分布在新界西貢、元朗、東涌等新市鎮，出了港鐵巴士，周邊還是都市街景，半小時外已一派田園風光。大致可分新界農莊、離島漁村兩類，農莊以客家為主，漁村以蠶家為主。

無論農莊漁村，村村有歷史追溯、家族傳承，一村一姓或幾大姓，村公所、祠祖、天后廟、學校一應俱全，村邊濕地紅樹環繞，潔淨安靜。大多古風猶存，原生態習俗和自然生態保存良好，比如新界大夫第，是文天祥後人聚居村，保存着雕樑畫棟的高大祠堂，初到港時劉太曾帶我探訪。有的比較現代，精緻小樓憑窗即景，出入有車，與海相鄰，與牛為伴，比如西貢、貝澳一些村落。還有的因偏遠漸趨衰落，只有幾戶老人留守老屋經營士多店，節假日兒女回來幫着打理，比如荔枝窩。屋村只要有居民，政府提供水電交通等基本設施，信件則在市區碼頭（如馬料水）安置郵箱，由街渡代取代送。

香港鄉村是「散裝」模式。政府奉行「小政府大社會」治理理念，在法治基礎上，還有村規鄉約，彼此相安無事。基層偏重自治，村莊風格也自由，建成啥樣、塗成啥顏色可盡情發揮，只對丁屋建築層高和面積有要求（有丁權者每人一生可建造一座三層二十七呎／八米多高、每層面積不超過七百呎的小樓）。行人穿村小歌，來碗甜豆花公仔麵，一些村莊成了必經打卡地。但村人並不熱衷當網紅，客來做生意，客走過生活，客來客走隨緣隨意。

走在香港村莊，恍若不是香港，恰

恰也是香港。

海下灣——西貢市中心乘七號小巴半小時，至海下村口，也可沿海邊行山而來。過去村民將牡蠣殼或珊瑚骨燒成石灰，用於建築及農業，成為小村「支柱產業」。如今村邊仍保留石灰窰遺址，而珊瑚和清幽水域則成了保護物。

自村口穿過一片樹木即至海邊。海水在這裏成了一個小灣，緩流清淺，紅樹疏影橫斜，小魚透明，密如水草飄舞，時有大魚跳出水面。斜陽投來，小洲沙幼坡柔。後來再去，發現小灣瘦成一道盈盈可握「小蠻腰」，水淺及踝，十步踏上沙洲，淺淺的腳印驚醒了小蟹溪流和藤蔓。

深涌——在香港，「涌」念作 chong（河汊，branch of river）。去深涌有水陸和行山徑三條路可抵。乘巴士至企嶺下老圍村下車，途經榕樹澳村，步行一個小時可抵；或乘港鐵到中文大學，在馬料水碼頭乘街渡直達，也可乘街渡到荔枝莊，再翻山過來。

深涌號稱「香港大草原」。原為一客家村落，後村人搬離農田廢棄，成了一片濕地，是香港特有的門魚最大棲息地。一九九九年擬開發作高爾夫球場，保育人士緊急拯救，將沼澤地僅有的二百零二條門魚送到植物園。球場叫停，留下草地水塘三面環山。從此空谷草莽漫生，成了港人眼裏的「茫茫草原」。

「草原」旁邊就是大海，步行一刻鐘到碼頭。可放馬歸山，可釣魚海灘。山坳中只有一個士多店、一個廢棄的學

校。椰樹下爽風習習，草長鶯飛，一杯清飲，不忍思歸。

荔枝莊——位於新界西貢半島石屋山北麓，因曾有三棵巨大荔枝樹而得名。但其看點是一億多年前火山噴發留下的海岸岩石。

從馬料水碼頭乘街渡半小時抵，沿碼頭岸邊，岩石層層疊疊，烏黑如煤，大片青苔覆蓋，坐在苔上，柔軟如氈。行走一個時辰，不覺潮水悄漲，來時小坐的礁石，已沒於海水之下。

荔枝莊有幾戶居民，老屋靜幽，老牛閒散，屋前一株開花的仙人掌。此地過去有鬼魅傳說，但所見一派歲月靜好。一個村民從海邊沿小徑緩步返村，荷鋤帶月歸的意境。路邊大榕樹下，幾個市區來的年輕人搭帳篷露營。與其說鬼魅，不如說遺世之地。

還有大夫第文氏永平村，紅色方磚指引來客出入村街，午後寂寞的少年騎着單車在小巷裏飛來飛去，文家老叔在村口老樹下擦着勞斯來斯豪華車與訪客搭話。

穿村而行，可與自然對話，與自己對話。畫面之內是山水，畫面之外是溪流鳥鳴蝶飛蜂吟，才發覺原來安靜也有聲音。

某種意義上，村莊是香港這座都市的鄉愁和詩意遠方。即便不是原生故鄉，走在其中，繁雜皆濾。由此不難理解，港人穿村行山成了共識性的「村癮」「山癮」，如這般懷想，也是過癮。



原中共廣東區委會舊址。

資料圖片

# 真真假假 線上線下

一個六十開外的長者笑問同齡女性：「如果沒有美顏功能，你們還敢說照片上的人是美女嗎？」「美顏還好啦，修圖就過了。」對方回說。

挪威二〇二一年已推行「禁止網美過度修圖」，修過圖的照片要標註修圖細節和所用濾鏡，否則嚴重違反者將有牢獄之災。這個規定厲害，不過不少民眾倒是習慣了網上有假，有時候一個帖子明知有假，也要點進去看看在說什麼。

不是修圖不好，只是別失真，人的臉寬半厘米窄半厘米是兩種長相。有喜歡瓜子臉高鼻樑的女士，自己隆了的鼻樑，又把女兒的照片張張都削一削，直到放出一張公眾照才漏了馬腳，盤子臉。

我佩服那些美人，老一代的秦怡、田華、王曉棠，以至後來的張瑜、陳沖等，美得驚艷。林志玲、林青霞，人美還才華多，做善事多，比起一些整容影星，她們是細思即美的人。

木村拓哉和工藤靜香，是一對崇尚自然美的影星夫妻，他們逐漸衰老就讓它老去，不塗防曬霜就去海邊陽光浴，說是怕污染了海水。他們臉上的皺紋迷倒了一眾粉絲和觀眾。

「為悅己者容」沒錯，可是麻雀非鳳凰，六分的顏值說五分好了



## 柳絮紛飛 小冰

別說七分。盤子臉又咋啦？國字臉、冬瓜臉又咋啦？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三分四分又何妨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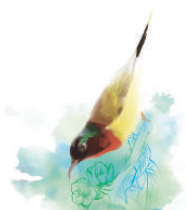
見證過一些美翻天的公眾人物，四五十歲到成熟美了，不要，非要追求年輕，等不及真老就急於打針抗老。打了針的臉，一時半時確屬嫩美，但是幾年下來就成了橡膠臉，比不曾打針的同齡人更加蒼老。用「打雞血」的方式駐顏，真是無從佩服。

網絡時代，常有人上網秀美、秀才華、秀脫離現實的虛化生活、秀自家的日子比人家過得好。其實美麗和才華等等事，寧可被人誤以為不咋滴，也不要被誤以為上乘。秀假象只能騙一時半時，騙人一時卻害己長遠。一個原本有特色的孩子給修圖成了一個假象，何苦呢？自己生的，難不成否認自己做母親的身份？

歌詞「最浪漫的事，就是慢慢變老」告訴我們，人總得變老。循序漸進地老去，總比過早地消耗青春強。原包裝是再好不過的特色，又何必同款。春去秋來，誰有本事阻擋歲月流逝，從年少，到年壯，再到年老，經歷了，享受了，耕耘了的人，成熟的季節有滋有味。

坦然一點最好，最優不過秀假象，「凋零的花是花，不败的塑料花是塑料」。

# 「毛竹」慶生



## 市井萬象

七月二十六日，雲南野生動物園為大熊貓「毛竹」舉行八周歲生日會，飼養員用竹葉、蘋果、西瓜等製成「蛋糕」為大熊貓「毛竹」慶生。

中新社